紅樓復夢/0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二回　皮老爺無心獲盜　祝公子有意鄰船

下一回▶

話說包勇來到村中，見土房草屋不多幾家。路旁有幾個蓬頭赤腳小孩子，騎一個大羊在那裡吆喝玩笑。看見包勇騎著大馬，都瞅著他嘻嘻好笑。包勇問道：「有個衙門在那兒？」內中一個大些的孩子用手指道：「那拴著大牛的門裡就是衙門。」

包勇聽見，下了牲口，拉著走到巡司衙門前，只見滿地下都是些牛糞，牆上貼著一張告示。上寫著道：

東鄉鎮分巡廳加三級紀錄五次皮為再行嚴諭事：照得本廳自蒞任以來，署中屢次失竊。該弓役、保甲人等，並不認真緝捕，自相推諉，以至該賊肆無忌憚。後又於初五夜間，乘本廳醉後，該賊率領多人挖牆入室，竟將內宅各處地方衣服、首飾等項席捲而去。並偷去大豬二隻、火腿一條、醃雞三個、拜匣一個，內有當票四十五張。該賊等膽敢藐視，實堪髮指。除據實申詳查辦外，合行再為嚴諭。為此示諭該弓役、保甲人等務須上緊實力，將該賊等一並人贓緝獲，送廳究辦。如若得錢縱放，一經查出，立即鎖拿治罪，斷不寬恕。該役等須各凜遵毋違。特示實貼署前。

包勇看完告示，不覺呵呵大笑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怪不得這老爺姓皮，真姓得合式。」一面笑著，往裡就走。只見迎面來了一人：光著腦袋，一張焦黃精瘦的刮骨臉，蓬蓬

鬆鬆的一嘴花白黃鬚；穿一件無領不藍不黑七通八補的單布直裰，一隻魆黑稀破白布單襪，拖著兩片無跟青布破鞋；手裡拿著個半邊缺嘴的砂弔子。抬頭看見包勇。問道：「你找誰的？」包勇道：

「我要來見老爺的，你們老爺可是姓皮？」那人點頭道：「姓皮，名字叫做皮仁。」包勇問：「是那裡人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可不知，聽不出是那裡口音。我瞧他履歷是議敘出身，應天府人。請教大太爺尊姓？打那兒來？要見咱們老爺有什麼話說？」包勇道：「我叫包勇。送禮部柳大老爺的靈柩、家眷回廣東，路過此處。剛才在前面樹林邊遇盜，特地來見老爺，要當面說話。」那人聽說，嚇了一跳，答道：「我就是本衙門的書辦，姓張。咱們這官府聽見了賊都還害怕，不要說是強盜。

上司行下來緝捕文書堆如山積，他連瞧都懶得瞧，成天家在上房陪著太太喝酒，任什麼事也不管。大太爺，你只瞧我這樣兒，就知道了。」包勇道：「門上的爺們是誰？」老張道：「門上就是大少爺，是他承繼的兒子，叫做皮求，任什么兒更不懂。

這件事，我對大爺說，他父子兩個最怕人熏，還怕人發狠。你到了門房裡只管大嚷大叫，把官兒鬧了出來，不怕他不出點子汗，鬆不得一點勁兒。我去打酒，回來聽你的信兒。」包勇會意，一直進去，見兩旁東倒西歪有幾間房屋，滿地長的都是青草。三間大堂設著公案，看那桌上的灰。倒有一寸來厚。包勇將牲口拴在廊房柱上，隨向東邊走。到門房往裡一瞧，見一個後生仰面躺在炕上，手裡拿本《西遊記》，正念到大鬧火雲洞，豬八戒去請觀音菩薩。包勇叫道：「門上是那位二爺？」那後生聽見吃了一驚，將書放下，轉過頭來看見包勇，一面坐起問道：「你是那兒來的？」包勇道：「我姓包，送禮部柳大老爺靈柩、家眷回廣東，路過此處。剛才離衙門不遠，被強盜打劫。

家眷、靈柩都在前面等著，我特來見老爺說話。」門上的見包勇說話硬頭硬腦，走過來陪笑說道：「大爺請坐，我們敝上人連日身子不快，不能出來，一切事務都不能辦。況且盜案，更該到縣裡去報才是。」包勇瞪著兩眼大嚷道：「你這話就胡說！現在你們該管的地方被盜，你們不管，要你這官兒在這裡幹什麼？盡叫你們住著不要錢的房子，陪女人喝酒的嗎？白吃了朝廷的俸祿，本身職分緝捕的事務不管，單學會了喝酒，這一方的百姓是替你家會酒帳的嗎？你叫他打聽打聽我包大爺是誰！叫他別裝糊塗，快快兒出來見我，或者還有好處到他未定；若再推三阻四的，不要說他是皮仁，就是他是個鐵人，我也要擠扁了他！你快些進去回罷，大爺還要去趕路呢，沒有這樣大工夫在這裡等他！」門上的見包勇來得凶狠，想來這件事下不去，只得到上房通報。誰知皮仁已入醉

鄉，正在好睡。皮求著急，對他媽說，現有一人在外如此如此的這麼一件事，快些叫老爺起來。那位太太將嘴一咧道：「什麼要緊，人家被盜與咱們什麼相干？叫他到縣裡去報。」皮求著急道：「我的老太太，我剛才叫他縣裡去報，惹他瞪著眼罵了一個難，只差要打。」

那太太道：「既如此，叫他寫張報單來，再出四兩銀，咱們替他去報。」皮求急的跺腳，說道：「我的媽！你怎麼這樣糊涂！現在他們家眷都在道兒上等著呢。」娘兒們正在說話，包勇在外等的著急，大喊大叫，漸漸嚷到上房來了。娘兒兩個忙將皮仁推醒。皮仁閉著眼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皮求將如此這般尚未說完，只聽見隔院子的那一帶板壁，被包勇一腳踢去，不覺驚天動地的一齊倒了。皮仁嚇了一跳，酒也驚醒，一翻身起來，趕忙跑出院子。皮求也掙著同了出來。包勇正在大叫，皮仁忙走上前去，說道：「這位就是包二太爺嗎？請到書房去坐。怎麼跑到我的上房，又將板壁踢倒，這是什麼話呢？我雖職小，也是朝廷命官，難道一點理法也沒有的嗎？」包勇道：

「這位就是皮老爺？你倒別拿這話來熏我！老爺說是朝廷家命官，難道朝廷叫老爺睡著做命官的嗎？」皮仁見包勇說話結實，辭色甚厲，只得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我一時亂話，包二爺休要動氣。請到書房坐下，我再領教這被盜的緣故。」包勇道：

「天氣快晚了，太太們車子在道上等著呢。我也不及同老爺細談，就站在這裡說兩句罷。我們剛才走到對過的這樹林裡面，跑出十幾個強盜，都騎著快馬，手中拿著器械，前來打劫。被我們一頓鐵鞭、彈子打傷了幾個，掉下馬來，現在俱被拿住，餘外的四下跑掉。有一個為頭的強盜呢，是受傷跌下馬來，被馬拖死。那幾個都還活著，請老爺去瞧瞧。我交給老爺就要下店，天快黑了。」皮仁聽說心中大喜，忙答道：「我就去立刻吩咐門上，就去傳弓兵、保甲伺候，趕忙備馬。」一會工夫將皮仁樂了個使不得。包勇心下明白他樂的緣故，肚裡暗笑，且不說破。

不一會，門上來回都已傳齊。皮仁同包勇走出大堂。包勇看見三四個弓兵同那兩個保甲，都是大風吹得倒的，看了甚覺好笑。那個姓張的書辦，也站在面前。包勇問道：「張先生，你們鎮上有歇店沒有？」老張道：「歇店沒有。只有一個武秀才劉家房子寬大，院子裡歇得下車。也常有官府們來往趕不上正站，借他家住一宿。」包勇道：「很好。我就煩張先生，拿這裡老爺的一個帖兒去致意，說柳大老爺的家眷，只有一輛篷車，趕不上站，借住一宿，飯食自備，只用他的柴水鍋灶等項，明日重謝。我還有事同老爺商量，不能到站上去了。」皮仁道：

「很好。你就拿帖子去說一聲罷。」老張答應就去。皮仁在大堂上牲口，前面一對弓兵喝道。包勇拉著馬走出大門，騎上跟著，出了村口用鞭子指道：「那裡就是。我先去伺候。」說著，磕開牲口飛奔而去。轉眼之間，早已來到車邊。

柳太太娘兒兩個見天已昏黑，四面荒涼，急的要死。雖有大奶奶壯膽，到底是個女流，地下又捆著幾個強盜，等著包勇再也不來，玉友心中也很著急，只不好說出口兒，勉強安慰太太。

這會兒看見包勇到來，就同得了恩赦一樣，歡喜不小。包勇對夫子們說：「咱們到村裡去過夜，明日多走幾里罷。」下馬到車前，回過太太同大爺們放心。只聽見吆喝著「皮老爺來了」，一直走至車邊，勒住馬問道：「那位是柳少爺？」柳緒聽見，忙要下車，皮仁忙止住道：「少刻再見罷，先給老太太請安道驚。」又問包勇道：「那位馬上的是誰？」包勇道：「那就是少奶奶。剛才這幾個強盜是少奶奶打下來的。」皮仁大驚，說道：「敝治這幾個強盜一時冒犯，少奶奶受驚了。玉友道：

「幸在老爺的境上，得以保全性命，不然還不知作何狼狽。」皮仁無言可對，只得答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全仗少奶奶大力。」包勇道：「天色已晚，請皮老爺將強盜收去。」皮仁道：「我的衙役沒有幾人。同包二爺商量，叫幾個抬材的夫子幫著抬到衙門去，這裡只須留幾個人看著靈柩，太太的大車只管趕到村裡先去歇息。」包勇道：「皮老爺說的甚是。」吩咐趕車的，將車吆喝著往前先走。張玉友騎馬跟大車。包勇叫那些夫子用材上小槓，同著弓兵將幾個強盜抬著，跟皮老爺送到巡司衙門，餘下的夫子看靈柩。一群人都往村裡抬來，不一會俱來到東村鎮口。

包勇將馬催開，先進村去，那大車還在前面等候。包勇到衙門口瞧見老張，叫他引路。走了十幾家門面，就是劉秀才家。

將車一直趕進去，見很大一個院子。上面一帶有十幾間住房，東邊一溜都是廂房，兩邊是馬棚、牛欄。院子裡站著個三十來歲的人，戴著武巾，穿一件青紗窄袖單衫，係一條三寸寬的鸞帶，蹬著雙衝頭皂靴，在那裡指手畫腳的照應。玉友早下牲口，柳緒下車，夫妻兩個端條板凳扶柳太太下車。老張對包勇道：

「那位就是本家劉大爺。」包勇聽說，趕忙回過太太。柳太太命柳緒過去見禮道謝。

劉秀才趕忙過來拜見太太同大奶奶。吩咐小子點上一枝紅燭，照著太太們進去。屋裡面一個大炕，倒很乾淨，四面裱得雪白，桌椅台凳都收拾的很好。包勇卸車，柳緒夫妻幫著搬運，小丫頭只好扶著太太，拿個手巾痰盂而已。

包勇正在料理，聽見有人找張先生去說話。老張對包勇道：

「那件事總在晚生身上，只要求包大爺照看晚生。」包勇道：「你盡力去辦，交給我，不用多說。」老張點頭，一直來到衙門裡。剛走進大堂，遇著皮求說道：「老爺在簽押房等你說話，再也叫不來了。」一面說著，同老張進去。皮仁坐在裡面，見老張進來，對皮求道：「你去小心照應強盜，多傳幾名更夫，休要偷懶。」皮求答應了出去。

老張走到桌邊說：「老爺叫書辦？」皮仁道：「我叫你來商量辦個詳稿，咱們竟給他連夜一報。我的意思且不報縣，先盡上頭通報，過後再到縣裡去報。你想想看，使得使不得？

「老張道：「話都沒有說過，怎麼老爺去報起來？」皮仁道：「同誰說話？」老張道：「誰拿的強盜，就同誰說話。」皮仁道：「在我境上拿住的，難道他還要送到別處去不成？」老張道：「書辦也不管這閒事，剛才聽見那個姓包的同那位少爺說道：『如今交給了他，也不怕他放掉一個。咱們見了巡按大人，若是大爺說不來，我幫著大爺將這件事從頭至尾說個明白。』書辦聽見這話有些不對勁兒，我就順便打聽巡按大人同他們是個什麼交情。誰知是柳大老爺的門生，柳太太正要去找他呢。

老爺想，這口水兒吃得下吃不下？」皮仁聽說，冷了半截，說道：「既如此，我為什麼給他們管強盜？倒沒有那麼大工夫。叫人抬到他們那裡交還了罷。」老張笑道：「老爺這些話，都不是對書辦說的正經話。」皮仁道：「這不是正經話，誰合你說笑嗎？」老張笑道：「隨老爺怎麼辦，書辦如何知道呢？老爺沒有什麼吩咐，書辦出去了。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皮仁叫住道：「你站著，咱們再商量。」老張道：「老爺各自拿主意。」

皮仁道：「你給我拿個主意，到底是辦還是不辦？」老張道：「書辦沒有什麼主意，請老爺自家做主。」皮仁道：「辦不辦與我總不相干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」老張冷笑道：「辦呢，老爺升官；不辦呢，老爺壞官。」皮仁道：「我不懂，你倒說給我聽。」老張道：「書辦不過混說，老爺怕不明白。」皮仁笑道：「你既知道我的心事，何不替我想一個主意。」老張道：「老爺實在心裡要怎麼辦的道理，不要藏頭露尾，半吞不吐的，

揀直對書辦說了，書辦好拿主意。」皮仁道：「我的意思，要求柳太太，叫他將這幾個強盜給我去辦。柳太太他怕死了強盜，聽說我要，再沒有不依的。你說使得使不得？」老張搖頭道：「這還不是正經主意。」皮仁放下臉來說道：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難道我叫你進來開心嗎？」老張道：「老爺請息怒，書辦見老爺這些說話，都不是要辦的實話。如果要去求柳太太，豈有柳太太住在咱們鎮上，連個人兒也不差去請請安，一口水兒也不送去請人喝喝，平安的跑去問他要強盜。那柳太太未必是個傻子。就算柳太太肯了，那個姓包的同那大少奶奶出死力拿著強盜，白叫人拿去升官請賞？除非老爺是他們的什麼，這倒論不定。若白不相干的，這就難說了。」皮仁道：「我豈不明白，但不知那姓包的是怎麼意見？」老張道：「姓包的有什麼意見？人已交給了老爺，等著巡按大人合老爺要強盜，少了一點兒就是亂兒。」皮仁道：「依你的意思是該怎麼辦呢？」老張道：「書辦的意思說出來，老爺必不肯辦，所以書辦也不便說。」皮仁道：「你只管說，如能行得，再沒有不依的。」老張道：「既如此，頭一件事先著人送些蠟燭、茶葉、點心過去，說道：『老爺現在審著強盜呢，一會兒再過來請太太同少爺、少奶奶的安。』這裡趕緊備個便飯送去。等書辦私下去見老包，同他商量，只要他肯將事辦妥了，咱們就給他一個連夜通詳。一面知會營縣多撥兵丁民壯，老爺將幾個強盜親自解到按院衙門，那按院大人歡喜，保上一本，老爺立刻就是知縣。

若錯了這個辦法，叫別人辦去，老爺一定是革職，還要留在這裡拿那逃走的十幾個強盜。老爺想，咱們這裡連個賊也抓不著一個，不是說是強盜，那就難說了。」老張的一席話，將皮仁說的啞口無言，想了一想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我依著你辦，姓包的總在你身上。我的光景，你是知道的，總盡我的力量就是了。我去叫他們收拾晚飯，一會兒聽你的信罷。」老張道：「這件事，書辦盡著心給老爺去辦。老爺斷不可張揚。各處的捕快常有到咱們鎮上來踩緝，倘若叫人知道，這事就有些拿不定。」皮仁道：「很是。你就去罷。我若得了知縣，必定重用你。」

老張道：「總是老爺的恩典。」皮仁去張羅晚飯，送東送西，上房裡忙做一堆。

老張心中有了主意，慢慢走到劉秀才家來。只見包二爺同劉大爺站在院子裡謙讓。老張問道：「二位謙些什麼？」包勇道：「劉大爺一定要備晚飯，咱們太太說斷不敢當。劉大爺說已經辦現成了，這怎麼說呢。」老張道：「罷呀，劉大爺是個孟嘗君，最愛做個人。包大爺再上去回聲太太，領了劉大爺的這點心罷。」包勇見他情真，只得上去回過太太，出來稱謝，領了盛意。劉秀才進去料理。

包勇在車上取馬褥子，鋪在地上，就邀老張同坐。老張道：

「那件事敝官府有點眉目，總要請教大爺是個什麼光景？」包勇道：「我是個直爽人，瞧你們的那個官兒，也是擠不出大血的。我也不要他的一千八百，只叫他好好的給我一百兩光邊紋銀，趕車的同夫子們，叫他每人賞一兩銀，今日晚上送來。

你去生發他多少，我也不管。我這裡頭明叫你發個財，但是他一會兒也斷拿不出這些。你不如叫他寫張票子給你，就說你替他借銀子給咱們，叫他過幾天設措還你，也就很好。若是馬上逼他拿出來，就逼死他，也是無益的事。」老張道：「大爺見得是，我就在這裡謝謝。」說著，跪下去磕頭。包勇忙拉住說道：「強盜的那幾匹馬，是我要的。你這會兒過去，就給我拉過來，一同好喂。」老張道：「那容易，我就去叫人送來。竟是這樣，遵命去辦。」包勇點頭，老張辭別，歡喜而去。

劉秀才裡面送出飯來，卻是大盤大碗。包勇接著送了進去。

玉友擺好盤碗，替太太斟酒，夫妻兩個坐下，一同暢飲。正吃的高興，皮老爺又送飯來，包勇叫他們抬到上房，柳太太瞧了一瞧，命大奶奶將清淡些取一兩樣過來，桌上肥魚大肉換下去，都叫包勇拿去吃飯。包勇答應，搬到院子中間，擺在地下，將趕車的同夫子們都叫出來，大家同吃，又打上十來斤酒。包勇領著他們坐了一地，吃得鬧熱，唱的唱，說的說。只見巡役拉著三四個馬來，包勇起身接了，拴在樹上，就叫巡役也來喝酒。

又烙了些餅，下些面，叫他們儘量吃個大醉大飽。

老張來找包二爺說話，包勇連忙站起身同到東廂房裡。老張笑嘻嘻的在懷裡掏出兩大包銀子，遞與包勇說道：「請大爺收了。「這還有二十五兩銀子，是賞夫子們同趕車的。」包勇將兩大包接了，揣在懷內，手裡拿著小包兒問道：「你的呢？「老張道：「蒙大爺提拔，晚生發五百銀的財，他寫了一張借票，用上印，總在十月以內歸還，明日先給五十兩。」包勇道：

「也罷了，拿幾兩銀子買點產業，也夠你下半輩子的過活。」老張千恩萬謝道：「蒙大爺的恩賜。」包勇道：「不用提起，咱們去喝酒罷。」老張道：「本該陪大爺坐坐，我還要趕著去辦詳稿。」包勇道：「既如此，倒不便留你了，竟請罷。」老張去後，包

勇來到上房，將小丫頭支使開去，就將上項事情回明太太，懷裡取出銀子來。柳太太道：「這是你辛苦來的，快些收去。」包勇道：「全是大奶奶的力量。」玉友道：「我不過助你的威勢，今日若非有你，我如何成得了這功？你竟收去罷。」包勇取了一封，謝過太太，收在懷裡。柳太太命大奶奶也收下那封銀子。包勇出去，將皮老爺賞的二十五兩交給眾夫子同趕車的，均勻分散。眾人大樂，都去歇息。到了五更，就收拾起身，人人高興，望著大路揚揚而去。包勇回過太太，將兩匹好馬送給劉大爺，作為謝禮不提。

且說老張來見皮仁說：「銀子全已交代。包二爺說請老爺放心，太太同大爺見了按院，一字不提，有可以為力的地方，還要替老爺說句好話。」皮仁聽說，歡喜不盡道：「咱們連夜就通詳罷。」老張道：「先給他個通稟，再備詳文。差個能走道兒的弓兵，多賞些盤費，他就起身，兼程趕去投遞，然後再趕著通詳，這就辦得結實。」皮仁贊道：「很是。你就在這裡辦起稟稿。我叫人去請幾位相公來，幫趕著寫。」老張答應，立刻在簽押房裡辦了個稟稿，遞與皮仁，在燈下念道：

銅山縣東鄉鎮巡檢司皮仁謹稟大人鈞座：敬稟者，竊卑職自任事以來，凜遵憲諭，時刻留心捕務，不敢偷安。茲於本月初四日申刻，據弓兵黎金等稟稱，有強盜數人手執器械，攔劫行客。卑職聞報，立即帶領弓兵、保甲人等親身往拿。該犯等意欲脫逃，抵死拒捕。卑職帶領弓兵奮勇格鬥，將該犯等七名全行打傷，一並擒獲。現在移詳營縣，俟兵役到鎮，卑職親自解赴憲轅，聽候審辦。除備文照例通詳外，合行先具蕪稟。恭請福安，伏維慈鑒。卑職仁謹稟。

皮仁念著，一面點頭。念完之後，說道：「很好。快些寫起來。」門上進來回道：「請了兩位會寫字的相公，在書房裡坐著呢。」皮仁吩咐點燈出去，又叫老張趕著寫出一個來做樣子。鬧了半夜，寫完通稟，賞了弓兵盤費，連夜差他動身。

初五一早，營縣的兵役到齊。皮仁叫木匠連夜做下木籠，將強盜裝入籠內，親自起解。一路小心管解，直到了按院衙門。

審出實情，果然是屢次行劫殺人的首伙盜犯。按院大人歡喜皮仁認真緝捕，將他提拔起來，後來竟做到知縣。那老張發這注大財，置些產業，竟享了後半世的安樂。這些都是後話不提。

柳太太們從此暮宿朝行，又走過幾站，不覺到了清江縣，是下船的碼頭。包勇尋客

店住下，卸去大車，將靈柩抬到碼頭上，卸掉了槓，就有船行裡來攬買賣。包勇同著到河下看來看去，揀了一隻荊州划子，講成一百五十兩銀子，送到江西南安府交卸。當時立了行契，兑交一半銀子，轉來回過太太。那些趕車的同夫子們，都得柳太太的賞賜，十分感激，俱要等著伺候太太上船。包勇又將那三個牲口賣了二百五十吊錢，將船上的米炭菜蔬辦了個全備。趁著夫子們就將靈柩安設中艙，請太太們下船。柳太太住在房艙，柳緒夫妻住在官艙。柳太太因他們沒有成親，到底不便，況且孝服已過了兩年，心中急欲抱孫，所以來到路上叫他兩個已成了夫婦。此時下船，就令兒子媳婦住在官艙，包勇住了頭艙。諸事齊備。祭過河神，放了一大串鞭炮。船家道過喜，大篩著金鑼，扯起布帆，開船前進。

柳太太自從上道以來，在車裡早行夜宿，十分勞頓，今日坐了大船，覺得異常爽快。船中無事，娘兒兩個提起當年無可倚靠投入尼庵，「若不是老師父慈悲留住，我娘兒兩個已為乞丐，如何得有今日；又蒙他師弟兄們慇懃照應，不致凍餓。去年春天那一場大病，可憐智能衣不解帶的服侍我一個多月，將他的衣服當個罄盡，給我服藥調理，同自家兒女一樣。可憐那天見咱們起身，哭的發暈，你叫我這段心腸如何丟得他下？」

說畢，母子掩面而哭。

玉友再三勸慰道：「太太不必悲念，既蒙慈愛智能，媳婦不敢隱瞞。稟知太太，將來總有見面之日。」柳緒忙跪在膝前，哭泣不語。柳太太道：「你這是仔嗎呢？」玉友說道：「因太太提起智能之事，其中有個緣故。那年賈府的鳳二奶奶帶著寶二爺同蓉大奶奶的兄弟秦大爺，在庵中住著料理喪事，智能同秦大爺有終身之訂。誰知秦郎壽短，此事中止。那年太太到庵之後，他見咱們大爺聲音笑貌活像秦郎，因此一段癡情，又有終身之念。自愧未曾蓄髮，不敢啟齒。又不料師父剛死，璉二哥給媳婦成了這段姻緣，因此他更加悲苦。媳婦知他兩個有這一段難說的苦情，已再三諄囑，令其蓄髮靜守，慢慢稟知母親開點慈恩，接他來了結一段姻緣。不意母親心中十分垂念智能，媳婦不敢不稟明緣故。」柳太太扶起兒子，點頭歎道：「你們既有這些緣故，對我說明，這又何妨。將來這事怎麼了結，只好寫書子托賈府上帶他回南，再作商量。」娘兒們說了一會，又問起：「你怎麼學會彈弓騎馬？」玉友道：「六七歲時，跟著父親在間壁淨土寺裡唸書，寺裡有個燒火老和尚，他本是少林寺出身，又會看相，他對我父親說，』這個姑娘要叫他學些男人們的武藝，將來很有用處。』父親問道：『叫他學個什麼武藝？』那和尚道：『舞槍使棒都不可少。我先教他學個輕鬆些武藝子。』就傳我打彈子，成天家不住手的學，直學過五六年，才成了功。和尚道：『有這樣本事，一生受用。這叫做隨心彈子，

不拘要打那裡，隨心所欲，百發百中。』後來到了饅頭庵，閒著無事，在後院裡同那些師弟兄們學騎牲口。」柳太太道：「怨不得我那天見你上馬比緒兒還靈便。」柳緒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教我打彈子。」玉友笑道：「要拜師父的那麼容易，拜也不拜就教你？」柳緒道：「我拜，我拜！」說畢，對著玉友跪將下去，一連氣磕了七八個頭。惹的柳太太哈哈大笑。

把個玉友面脹通紅，笑道：「你真是個傻子！叫船上的瞧見，像個什麼樣兒？」柳緒道：「我拜師父，這怕什麼？」大家說笑了一回。自此柳緒盡心盡意學打彈子，後來倒也學了些工夫。

且說船中行了幾日，這天已到揚州，在碼頭上將船暫為停泊。那碼頭上先有一隻官船停著，柳緒在艙望那旗上寫著：「禮部大堂」，看那船是只大沙飛船，前後的旗槍牌傘俱極體面。柳緒正在觀看，不覺兩船早已相並。見那船艙裡站著一人，瞅著柳緒忽然叫了一聲「哎呀！」不知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